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梦之谷

萧乾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萧乾代表作

梦之谷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张 玲 编选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乾代表作：梦之谷 / 萧乾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萧… II. ①萧…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557 号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 1. 19

萧乾小传

萧乾,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著名记者。1910年1月27日生于北京,祖籍黑龙江省兴安岭地区,蒙古族,原名萧秉乾。萧乾于1999年2月11日去世。

自幼贫苦,靠半工半读接受教育,在北新书局学徒时,开始接触文学。1926年入北京崇实中学学习,因参加共青团而被捕,经校方保释后,少年的萧乾化名肖若萍远离故乡,到汕头的角石中学任国语教员。在这里萧乾经历了他人人生第一次恋爱,以后据此写成了一部自传式长篇小说《梦之谷》。1931年回北京入燕京大学学习,并开始在《大公报·文艺》及《水星》等报刊发表一系列短篇小说。其中《篱下》、《矮檐》等均是据自己早年人生的经历加工创作而成。1935年,自燕京大学毕业,开始主编《大公报·文艺》,并兼旅行记者,到过国内许多地方,藉此了解中国社会这部大书。

1939年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赴伦敦任教,同时兼《大公报》驻英记者。1942年入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进行心理学小说研究。不久,二战的战火燃遍英伦,萧乾离开剑桥,毅然担任起《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在战火纷飞的欧洲战场继续进行他的人生采访。写下了《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等描写欧洲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通讯报告。以后据此段人生经历写成一部报告文学集《人生采访》。1946年5月,萧乾回国,参加上海、香港两地的《大公报》工作,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人民中国》、《译文》、《文艺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在这期间,萧乾翻译了《好兵帅克》、《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培尔·金特》、《战争风云》等外国文学作品。近年,已逾八十高龄的萧乾还与夫人文洁若女士合作翻译了英国著名作家乔伊斯的代表作《尤里西斯》。

在萧乾漫长而又极富人生色彩的创作道路中,其早年小说多描写二十年代北京贫民区的生活,作品往往通过儿童天真的眼光来展示人间的不幸与不平,笔下带有较多的忧郁色彩。后以《大公报》记者身份所进行的“人生采访”,其通讯报告善用典型事例,内容翔实,文字活泼洒脱,手法富于变化,对当时以及后人颇具影响。

目 录

箫乾小传	1
篱下	1
俘虏	8
邮票	15
蚕	23
印子车的命运	29
邓山东	35
雨夕	42
栗子	46
皈依	53
矮檐	63
梦之谷	73
南德的暮秋	186
矛盾交响曲	205
血红的九月	209
银风筝下的伦敦	215
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222
鲁西流民图	228
落日	239
链	245

跳出来说的	247
殇	249
破车上	252
雁荡山	257
叹息的船	281
过路人	285
小树叶	289
古城	291
萧乾主要著译书目	293

篱下

住姨家和住姥姥家有什么不同呢？姥姥死了，当然只好住姨家。环哥对于妈路上的嘱咐认为是多余的。他蹦着闹着，小耳朵就没听到那辛酸的“咱日子这下可苦了。你放规矩点儿就算心疼妈啦！”

妈和爸吵嘴，甚而动手，村儿里谁没听惯了。爸爸半年不在家，回来当然得吵一阵嘴的。吵了嘴后，环哥照例应享有一次随了妈到新鲜地方的旅行。一向总是去姥姥家。姥姥家离村几十来里。总是镇上秃王的牲口驮去的。姥姥家灶上供着小小铜菩萨。那圆胖胖的磬，只要轻轻一弹，就有铮铮的响声——但姥姥活着的时候不准弹呢。可是，去年姥姥跟菩萨走了。不然，今天那白头发老太太又该扶了九连环拐杖迎出来了。

环哥的爸由那大地方回来的第二天就和妈吵了。吵着吵着啪嚓一声，一只粗碗向妈头上砸去。妈忙用臂搪开。妈的头发勒在爸的手里如一束胡麻，吧咕吧咕地批打起来。妈哭。环哥夹在中间跺着小脚丫儿也哭。吓得卧在菽秧垛上的狗嗷嗷地叫了起来。还是村儿里的长工把爸撵了出去。妈就伏在土炕沿上，由喉咙里抽着委屈的气，间断地骂着“没良心的男人”。

到黑，爸回来了。拿着一张托人写就的红帖子，逼着妈画押。闹翻了一夜哪。天亮，环哥就被由熟睡中拖下炕来。一条褥套和一只柳条箱都系在秃王牲口的背上了。环哥记得快出房门时，爸挥着镰刀瞪着眼问他：“兔崽子，跟她还是跟我？”环哥往妈怀里一扑，登时一个尖尖硬硬的指头就由脑后扎来：“给我滚，连老带小的。打官司我不在乎！反正你他妈的画押了。滚，滚你臭娘家的蛋。”

路上秃王问：“三嫂，公母俩又怎么啦！三哥在京里的事不挺有油水吗？”妈咽着泪，任那稀松软软的驴背把身子揉得前俯后仰的，默默无言。直到出了村儿，秃王才勒住缰绳问：“老太太是过去了，咱们这回该奔哪儿呢？”妈用干干的嘴唇说：“驮我到城里北门，投奔我妹妹家去罢。”

于是，过了张家庄的黍子地，环哥就看见了一座破旧的城门楼露在高粱穗上。“上城里去哩！”环哥乐得直颠着身子。那畜牲感到背上的担负起了变动，长长的耳朵即刻竖了起来。妈忙抱住环哥，咬着牙床说：“你个没心的烧猪！”

把带来的那份小行李安插在才腾出的一间厢房后，妈就开始呜咽着跟姨说了起来。姨口口声声地说：“离了倒好。可不能就这么离！”

这时，姨家表弟进来了。一个推了学士头，白嫩，腼腆，毫没有村野气的体面书生。两天来不息的呜咽声已把环哥的耳朵哭钝了。经过大人的引见后，环哥就跑去和体面的同伴亲昵起来。呶了呶嘴，趁那老姊妹密谈的时候，两个便溜了出来。

直到晚饭时分两个才转了来。四只泥污污的手伸给两个愁苦着的母亲看。环哥笑嘻嘻地还直夸护城河泥鳅的大，讥笑着表弟多么胆子小呢，姨父早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要打表弟。姨忙在那正颜厉色的男人臂上搪了一把，转过头来叫他们洗了手换好衣服再来吃。

天不早了呢。环哥的小肚里噜噜噜地都响了起来。饿得恨不这时有一大柴锅冒蒸气的玉米给他啃。但姨家的锅杓是响在另一间叫作厨房的屋子里。摆在眼前的却是盘碗碟箸，整齐地排在罩了白布的方桌上。当大人们正谦让上下座的当儿，环哥已爽快地把自己那小身躯安置在桌子方便的一角。冷不防妈把他拖了下来，恶狠狠地瞪他两眼。“妈变样儿了。”环哥那么奇怪着。

姨父嘴唇上原来有黑压压的两撇，怪不得人家说城里吃衙门饭的老爷们都留胡子呢。环哥听姨父用极客气，极有礼貌的样子劝妈放心，说：“地方有的是。都是一家人。”对这 and 和善的男人，妈仿佛倒要哭了出来。环哥顾不得这许多。只用小手握住了那红漆箸，把生硬硬的塞在喉咙间的米粒顺溜溜地滑进小肚囊里去。并不时地扯着小脖子，用箸遥遥地捕捉一片颜色别致的菜，直到和善的姨父把大大的一箸检进他碗里去。跟着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晚上，在给妈送来一件城里人穿的褂子的姨走了后，妈狠狠地指着环哥的鼻尖说：“给我丢人来啦！”

睡在一张木床上哩。姨家的什么都讲究——比姥姥家还强多了。环哥躺在那张木床上，晃着小脑袋，想着姨家堂屋条案上那玻璃盆景，花绿绿的。簟瓶里还插着大大荷叶的纸做莲花。他翻过身来问：“妈妈，姨家八仙桌上答答响着的是啥呀？”焦急着的妈听到这琐碎的话自然会生气的。就推了他一掌：“小鬼，睡罢。烧猪！”

环哥受了妈的闷气，就用被角把头卷了起来。他算计着在这黑暗严密的角落里作梦一定不会遭妈妈干预了。他就闭了眼想：姨家的门口还有三层台阶呢！台阶下成天过着车呀马呀的。哪像家里：出门就黑压压一片绿庄稼，要不就一围死寂寂的坟堆子。姨家院里还养了肥肥的龙睛鱼哪！姨家房檐底下还有燕窝呢，老燕儿不时地咕咕咕地叮咛着小燕儿。还有呢，姨家表弟会唱学堂里的曲儿。表妹

穿的是有花纹儿的皮鞋……

天一亮，妈就坐在床沿裹脚。还给环哥盖呢，这孩子正闭了眼睛温习着小脑袋里所贮藏的一些新鲜事物哪。经妈一盖，就索性踢开被筒，坐了起来。

“睡罢，环哥！”妈低声说。

“妈，妈，姨家后院那颗枣树结的是长的还是圆的？比咱——”

“你管哪！可不准在这儿撒野。这不比咱家。这儿是城里。又是别人家。瞧，你咋儿把表弟胡带，惹祸哪！”

“去河边玩玩算啥？妈你平常还让我去窑坑里摸螃蟹呢！”

“要命鬼！这不比平常了。这是别人家！”

“不比平常”，“别人家”，环哥似乎听懂了而又不真懂。横竖，若在家里，这时鸡就该叫了。环哥躺不住。他要看那肥肥的龙睛鱼去。他要起来。

“给我睡下，小鬼。”

“干么，平常这时我不已经该去拾粪了吗？”

“又说平常。这是城里。人家还没起呢！你不能胡闹！”

环哥一定要爬起来。他睡不住了。那柔软的棉被生了刺，扎着他的粗皮肉。他的后脖颈没有练成和枕头磨擦的工夫。照例是一醒来就得爬起的，他哪睡得下去。

但妈死命地捺住他，直到他答应起来不出房门。

系好了鞋带，可就不能不走在地上了。哪里闲得住呢。环哥在房里揉着眼睛，转了转，对妈说：“妈，我要去撒尿。”这回妈真没法子拴住他。环哥把妈那无可奈何的眼色解释作应允了，当的一声就把门推开了。等到妈跑向门边，想嘱咐他什么时，孩子已牵了裤腰，奔向庭院中央那用细砖垫高起来的鱼缸去了。

上房里有了一声沉闷的咳嗽。环哥回过头来看，门是严严地为秦琼把守着，仅有的那块通亮的玻璃窗也还用花花的布遮了起来。看了这死闷劲儿，环哥吐了口吐沫，像是说：“懒骨头，起来罢。这儿多凉爽！”

又是一声带些痰涎的咳嗽，跟着是都市小孩才醒时的一声慵懒，娇依的啧啧。环哥不屑地扯开了裤带，对准一棵花——在他，那也是菜园子里的货——撒下尿来。

他还幽闲地仰了头，看看游动着的晨云会不会凑起一阵雨来呢，上房里却有了声音：

“这是谁呀！”

环哥的妈听到了，赶紧跃出房门把他扯回房来。

“丢人呵，这不是田里！”狠狠地。

环哥懊丧地低了头。真是倒霉，大清早晨的！

这霉气直到吃早粥时看到了表妹梳好的辫子才消掉。看到那缠了红绒头绳的圆滚滚的辫梢，环哥不知道该怎么逗逗这女孩才好。

吃过早粥，表弟挟了书包去念“人之初，狗咬猪”去了。环哥问妈“有啥活儿做呵”，意思是该背起柳筐来拾粪去呢，还是拿了镰刀去割草。可是，这是城里呢。城里的人是只念书的。连妈想找事做还没有头绪呢。就说：

“小兔子，你给我乖乖儿地在房里呆，就是做活儿了。”

这，环哥哪儿成，一个爬惯了树钻惯了高粱地的孩子！一转眼，他就丢下纳鞋底子的妈，溜出房去了。

一出房门，就见到梳了鲜红红，圆滚滚辫子的表妹蹲下两条小腿，低着腰，在花丛里拾些什么。环哥赶紧跑了过去。看到那小手正捡花丛影下的细碎小黑花籽，就也帮起手来。小姑娘告诉他是夜里风吹下来的茉莉籽。环哥不在意这些。种子他见到多了：红豆，茄子，芝麻，什么都看见过。这算啥，不希罕。他不过是要陪陪小表妹就是了。果然不一下，表妹和他熟得环哥长环哥短地叫了起来。

环哥和谁一熟，就得先试试他。意思是：就得逗逗，看他到底急不急。他帮表妹拾完花籽，就说：该叫我掐两朵给我妈了！表妹摇起头来。环哥居心逗她么，就索性把顶大的一朵掐了下来。登时，小姑娘就忘掉了适才的友谊，哭了起来。呜咽着，嘟囔着“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地走进厢房来。揉着大辫梢，撅着小嘴，如一个诉冤者地说着“你们的环哥”怎样怎样的“缺德”。

妈听了多扎心哪。明知道这小官司不必再分她已碎的心了，而且，她哪有心去戴那抢得已粉碎了的花！但为了诉讼者的身分，她只好用手拍拍甥女抽缩着的小肩膀，腾出另一只手来，再在亲生的肉上拧两下。

疼呵，环哥一向对付身体上折磨的办法是一阵巨大而无泪的嚎啕。（也许他由村儿里驴子学来的。）当前，虽然是在“别人家”，这报复是无从节制的。

于是，午饭的时候，姨父好心地劝妈还是别打孩子。

没有了同伴，环哥后悔起来。悔不该招惹受不住逗的表妹。如今，她是监在房里，握了一管细毛刷子描起横竖的红道子来了。环哥用忏悔的心伏在窗口，守着那一个个红的字都为那刷子严严地涂黑了。她耿着辫子，一点儿也不回头。环哥腿都立酸了，就怅怅地走下阶来。

阶前正蠕动着一簇黑乌乌的蚂蚁。他即刻蹲了下来，用吐涎淹劫正在向同一方向前进着的蚂蚁。看那些纤细的小腿一着涎沫即失了动弹能力的可怜，他出神

地笑。笑着笑着石阶上一阵囊囊的皮鞋声。他忙抬起了头，却是那一丝笑容也不带的姨父的脸。

“积点儿德！吐沫多脏呵！”

“吐沫哪儿脏呵！”环哥是想：你那痰才脏呢。

“站起来罢！”姨父很少遇到敢和他顶嘴的人。他的妻子，他的儿女都是他的服从者。“今儿早晨谁在院里小便？”

“小便？我倒撒了泡尿。”环哥顽皮地笑。

“哼，拐过角去就是茅房。以后别再——”

听到了这责问的妈忙走了出来。先问问妹夫是去衙门么，然后供认这孩子的没规矩。才转过头来，狠狠地说：

“环哥，你——你给我立刻进房里去。”

环哥擦着鞋跟，不甘心地踱回房去。

“这下你可好了，姨父不让我打你，你就放手闹去了。鬼，我哪辈子欠下你家的债，受你们老的小的欺负。叫我在娘家妹妹家也躲不安。要命呵，我一死你就好了——”环哥的妈数落着哭了起来。几日的委屈，由了她这孩子一时的不体贴，都勾引出来了。她坐在床沿上，呜呜地哭。

环哥乖了。他呆呆地倚着床沿，开始感到这次出游的悲哀。他意识着寂寞了。热恋了两天的城市生活，这时他小心坎懂得了“狭窄”“阴沉”是它的特质。妈以为他老实了呢，他却在想着家里那条体己的黄狗。他想着黄昏的高粱怎样一仰一俯地向他点首。豌豆地里爬了多少勇敢细脆的螳螂。他想着二秃子快积足了的一百单八将洋烟画片。他想起杜家的大棕驴要下小驴儿了。杜家的猫又快要生养了，还答应给环哥一只黑白花的呢。他想起这场雨秋瓜要完了。梁家园的枣快熟了罢，该约谁扛了小竹竿去偷呢。

想到枣，环哥凑近窗口，对着那由屋脊背后伸出来的枣出神。看到那挂满了红绿果实的树枝，使他下意识地感到家乡味来。一个由田间园野来的孩子看了那颜色，立刻就体会到身体该如何动作，才能攀到那果实最繁多处。

他已把一只脚迈出门槛去了，但看到妈愁苦的脸，又唤回适才那悲哀来。城市多寂寥呵，听不见一声牛鸣，听不见一句田歌。总是哇呀哇呀的人声。直等到好久好久，才有了一阵敲门声。

表弟下学了。这是他唯一的同伴，还不曾吵过架的。这书生的背影是太大的诱惑了。他发誓不再逗惹他。他好好地留着这同伴。

鬼鬼祟祟地，给他混出房门槛去了。

“干么玩儿呢？”这被老师监了一天的白白书生忘掉了昨天的事，趁爸不在家，就又贪起玩来。

于是，环哥问：“你会打轱辘吗，那圆滚滚，噜噜噜的玩艺儿？”“不会。”“你会撅甜棒儿吗？”“不知道说的是什么。”环哥一抬头，高起兴来了，两只粗手抓着表弟文弱的肩膀问：“你会爬树吗！”“不会。”

“来。”环牵了表弟的袖头往后院去，“我爬给你看。”

表弟羞怯怯地倚在院门。这不是他常来的地方。

“你呆在底下。我去打，你捡。”环哥盘了双臂熟练地嘱咐。

“不，不。我爸爸不准动这树。他留八月节雇人打下来，送衙门上司的礼。”书生记起年年张老爷一口袋，赵老爷一蒲包地送。留在家里的只有两饽饽盒子，而且是较小的。

“干么雇人打呢，真是饭桶！来罢。瞧——”环哥吹了口拳头，便把一只脚蹬定那枣树的一块疤痕，双手一抱，就离开地皮了。吓得立在地面上的同伴直嚷留神。

“算什么！这白玩儿！”说着，环哥敏捷地掉换了三脚两脚，小小身子已隐在果实累累的树枝上去了。随着，运用了小身躯所有的气力在那树枝上蹦跳，立时树叶如暴雨似的刷刷地摩擦了起来。长圆的枣，满红的，半红的，甚而青青的，都如雹似的必剥必剥地坠到墙根下，坠到熟菊花茎下。坠到表弟脖子上了。立时，羞怯的孩子也为这阵枣雨兴奋起来，乐着屈下了腰，选红的向腰间揽。

树杈上的环哥也忙爬了下来，用更敏捷的眼光选拾地上的果实。

环哥一壁脆脆地嚼着，一壁骄傲地说：

“这，这算什么！我们家里的树比这两棵还壮。结的圆枣有这么大——”说着环哥用两个手指圈成一个大大的圆环。

“你爸让你上树吗？”表弟关切环哥在家中的自由。

“我爸有半年多不在家了，”环哥夸耀地说，“我爸在北平有了阔事情。北平是顶大顶大的地方。比这儿还阔多了。北平有一千个一万个车。什么都有——”忽然，环哥记起昨晚妈嘱咐过的话来。

“别瞎吹，你没有爸爸的。”

“你敢说！你才没有呢！”

“别急，我昨儿晚上听我妈和我爸说——”

“说什么？”

“说你爸不要你们了！”

“放屁！”环哥挽起袖子来了！

“还说，说你爸是个该死的东西。丢下了大姨，在北平娶了一个顶坏顶坏的女人。”

“你瞎说我揍你！”环哥一把就抓着表弟的领子。啪的一声，环哥的手掌落在那细嫩的肉上，随着是表弟的哭声。

环哥丢下表弟扯开线绽的领口，丢下那些“臭”枣，狼狈地走出院门。撞了慌忙奔来的姨母个满怀，就一直逃回厢房去。

看了环哥身上的泥渍，妈着急起来了。

“又做什么孽了，小鬼！”

“妈，”环哥噙着热热的泪扑到妈怀里去，“爸是不要咱们了吗？”

环哥委屈地学说了一遍刚才的事，问：“妈，妈，顶坏顶坏的女人是谁？是不是偷咱鸡的张大妈，还是赵家那不讲理的丫头？”

妈只托着腮，由窗口看着飘在暮色里的炊烟，茫然地摇头。

晚上，姨到房里和妈说呀说呀说到半夜。环哥是蜷在床里酣睡了。朦胧中，他只听姨说了许多声：“姐姐，只怨我拿不了你妹夫的主。”

到环哥醒来，那只柳条箱又已捆好立在门口了。姨父微笑地走进来。摸着下颏，用极温善有礼貌的样子说：“地方有的是。都是自家人。干么这么仓促？”

环哥用赞同的眼色瞅着妈。但妈却用勉强的微笑对这温善的人摇头。

二十三年，九月二日，海甸

（原载 1934 年 11 月《水星》第 1 卷第 2 期）

俘 虏

别瞧荔子是才十三岁的小姑娘,见了不快意的男人时,她早就会把小嘴岔往下一撇,轻轻而狠狠地骂一声“讨嫌的”了。当爸爸勒着妈妈的头发,呱呱呱呱地捶,她顿着脚,哇呀哇呀地哭时,她已学会了在哭泣的中间加杂上“讨嫌的”了。她偷偷地一面为妈妈收检着拔断了的乱发,一面伴了呜咽的妈妈,嘟囔着“讨嫌的男人”。

从此,担水的汉子粗心地踏了甬道旁她的凤仙花时,小小指头会死死地钉着那油紫的脊背,骂着“讨嫌的大李”。当爸爸在她正喂着小咪咪的肝拌饭,立在檐下喊:“荔子,给我打半斤玫瑰露”时,她不甘心地把咪咪放下,俯首在那柔性小动物的耳畔低语着:“讨嫌的爸爸,害我的乖吃不舒服。”

胡同里过聘姑娘的花轿,她跑出来张望时,隔壁总不缺乏拿逗小孩开心的人,扯了她的辫梢问:“荔子几儿嫁呵?”于是荔子不屑地撇了小嘴儿,把肩头的两条小辫往后一甩,爽快地回说:“我?我才不嫁给讨嫌的臭男人呢——挨他的苦打。”那多嘴的人如再追问下去她寂寞不寂寞的话,她会哼那么一声:“没有男人就寂寞?我的小咪咪要比一个男人温存多了呢。”

七月的黄昏。秋在孩子的心坎上点了小小的萤灯。插上了蝙蝠的翅膀,配上金钟儿的音乐。蝉唱完了一天的歌,把静黑的天空交托给避了一天暑的蝙蝠,游水似的,任它们在黑暗之流里起伏地飘泳。萤火虫点了那盏钻向梦境的小炬,仆仆地拜访各角落的孩子们。把他们逗得抬起了头,拍起了手,舞蹈起来。多少不知名的虫子都向有大小亮光的地方扑了来。硬壳的,软囊的,红的,豆青的,花生味的,香瓜味的各色各样的小昆虫一齐出游了。墙壁里,茵陈根下,蟋蟀们低低地,间断地呼应着。

满草坪上忙着的尽是孩子。有的宽张了小胳膊,学鸽子打旋盘。嘴里还嗡嗡地哼着鸽哨在空中作的响声。有的正用巴掌节奏着自己的歌。凑上十几个孩子就能玩猫捉老鼠。还有一些孩子们正围着一棵松树,工作着一件煞是有趣的事。安稳的孩子们盘腿坐在小土坡上。一个谜语道出,十几个小脑瓜都仰了起来,想从那黑黑太空中的细碎小窗户里窥探一些隐秘。一颗顽皮的星子坠了下来,异口同声地吐出惊呼的气。这新奇的喜,会暂时踢开猜谜这回事。

在这草坪上想找荔子是不容易的。那种游戏差不多都短不了高声大力的男孩子参加。这些“讨嫌的”回回都害她撅着嘴，踱回家去。于是，她结合了几个相投的女孩子，抱了她的小咪咪，走到另外人迹稀疏的黑黑角落里，低声唱着“小白菜儿地里黄，”用花巴掌节奏着，任小巧的萤火虫环着她们身边飞。没有喧嚷，没有殴斗，轮流着“有那么一家儿呵”安闲地学说着各由妈妈处贩来的故事。

当荔子正把由《儿童世界》看来的小猎士的故事学说给隐在黑暗中三个模糊的小面孔听时，突然远处起了一阵嘈杂。一片呐喊声随了一把火炬奔向这边来了。越逼越近，直扑到四个无助的女孩的面前。

“呔，鼠辈听真：我乃托塔李天王是也。特来捉你等有要事相商。如违我言，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首领是拿了火炬的孩子，挺起用墨描竖了的眉毛，拈着假发，学着舞台上武生的派头，滔滔如背诵地说。来者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率领着五六个年纪相仿的同性伙伴。一股残香已烧去大半。红红的火焰，映着橘色的脸蛋，映着有绿林威风的小眼珠。每个腰间各插一把刷银的木刀，掖着几片用瓦砾磨成的镖。

“讨嫌的男人，我们碍得着你们吗？”荔子坦然地责问着。她掸了掸大襟上的尘土，想不去睬来者，继续说了下去。但当前森凛的声势是不容许她这么漠视的。

“走，荔子。”舞台的话说干了以后，常人的腔调又拿了出来。“走跟我们去商量七月节晚上都预备什么灯。”说着，首领就动手去拖。

“去，我自己管我自己的事，用不到你操心。”手甩开了。

“不行。”首领把双臂英武地盘在胸前，坚决地摇摇头来。“今年咱们得商量谁点什么样的灯。不能像去年似的，王八灯粪夫灯乱来一气。你先说，你打算点什么灯罢？”

“我点什么灯也问不到你。讨嫌的！”

“问不到我？我是头儿。他们全是我的护卫。”

“去，”荔子站了起来，“呸，头儿，萝卜头儿！你是谁的头儿？我们属不到臭男人家的。”

“呔，”叉了腰的首领树立在她们面前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由此过——”他嗖嗖地拔出了木刀，返过身来，目光炯炯地向着呆呆的伙伴们。

“留下买路财！”护卫们齐声地喊。

“讨嫌的，人家玩也碍你们事！”荔子迎头冲了开去，想避开他们，如已经逃奔家去了的那些听故事的同伴一样。

但首领把刀一横，喊一声：“弟兄们，动手呀！”于是几个拙笨的孩子就遵命上手